

下午茶

◇葛永文

老家往事



陈翥 摄

前山荷花地三台九明堂是大片连体式四合院，总共有 99 间房子。坐西朝东略偏南，主轴线四进房子，前两个道地是大院子，最西面是一个小院子。第一进是大门头，两侧耳房，第二进是客厅，这里主要是请客摆宴席，前两进房子地基高度相平；第三进是堂屋，地基比前两进高三尺多，堂屋是议事和婚丧大事行礼的地方。大宅院南北两侧各有三个小的抱院，我们叫“小道地”，抱院的房子是厨房、杂物间或者饲养家畜。这种布局的房子叫“三台”，族谱上也这样写着。三台各处的大门关起来就像一座城堡，外人进不来，据说可以防匪盗。

大宅院里住着各户人家，白天似乎没有关门习惯，米筛、糠筛、畚斗等日常用具缺着，尽管去别家拿，哪家人在，说一声；没人，先拿了，用了还回去就是。当然，有些东西必须是当面借。那时，大队的碾米厂加工稻谷要凑时间，所以，经常有到邻居家借米的情况。通常，求借的人，先问哪家有米可借，问好了，拿着自己的米升去邻居家。出借那家表示客气，一般会给米升里的米盛得稍满，而求借这家，会将高出沿口的米抹掉。等到求借这家碾了米，还米给邻居的时候，一定是盛得满满的。这时，当初出借那家，会在米升里留一点米，非得让人拿回去，这过程，双方一定会有一些推让，看起来像吵架一样。我们那个宅子是清朝康熙年间建造的，住着的三十几户人家大都是葛姓族亲，到我们出生，也就过了十代人。住在大宅院里的人，依然保持着大家庭的习俗。

父母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活，家里由姐姐做饭。有一回，母亲干活回家，吃着碗里的南瓜，像在琢磨什么。母亲说，这瓜的味道不一样，我们家的南瓜，外皮有很多鼓起的疙瘩，比较甜，有点像番薯，适合当杂粮吃。母亲问姐姐，南瓜在哪摘的？姐姐说，这个南瓜比较光滑，在菜园的隔墙那边摘的。那种外皮光滑的南瓜，还是青色的时候，肉质脆，适合炒着当菜吃。

我家菜园就在宅院大门头边上，和伯母家的菜园连着，农村人伺弄瓜果蔬菜很仔细，夏天的南瓜藤爬满篱笆和墙头，两家的瓜藤纠缠在一起。母亲去菜园，按照那里留着的瓜柄，循藤找根，发现那是伯母家的瓜秧。母亲回到家跟姐姐说，摘错瓜了，那是隔壁大妈家的，要摘个瓜还给他们。我赞成母亲的决定，踊跃地说，要还一个瓜给大妈！

我和堂兄一样大，经常在他家

玩，有时，大妈让我在他们家吃饭。母亲去和大妈说，小孩摘错你家的瓜了。大妈说，摘了就摘了呗。母亲说，等自家的瓜熟了，摘一个还给你们。大妈说，不就一个瓜，还什么呢。

那天，我在大妈家，和堂兄一起玩，看见母亲抱着一个瓜过来，说是要还给大妈的，大妈推着说不要。不知为什么，那一下，我上去抱住那个瓜，不让母亲还瓜。堂兄本来不明就里，一看见我护着瓜，他也过来，抱住瓜的另一头，要将瓜留下。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争夺。两个小孩拼命地抱住瓜，哭着，各不相让。

小孩子前后矛盾的行为，没有逻辑，不可理喻。我记不清大妈当时拿什么东西来哄我了，也不知道母亲后来如何处理这个事情，他们可能瞒过了我们小孩的眼目。

父亲忙完队里的活，就到菜园浇水、施肥。给南瓜的藤蔓下面铺麦秸，这样可以保持干燥，南瓜长在麦秸上，不接触泥土，不会腐烂。南瓜的叶茎高过小孩的头顶，我们可以躲在下面捉迷藏。我家菜园结了好多瓜，我记得有一根藤上有三十几个瓜，夏末，都养老黄了，摘下了，整整有几箩筐。老南瓜煮粥又甜又好吃。

三台九明堂有个致命的安全缺陷，就是防火性能不强。大片木结构房子，除了四面外墙是砖砌，中间全是木隔断，木柱、木梁、木椽、木板等木料。原来大院四角的屋檐下会摆放“荷花缸”接雨水，用于防火，另外大宅边有一口很大的水塘。老年人说“荷花地”不能缺水，就是塘水不能干，水缸里不能见底，否则“荷花”会枯死。这种象征意义的说法，实际是一种防火的含蓄提醒，老辈人图吉利，凶事不能说破。

1973年冬天，村里为了将塘底的淤泥清理起来做肥料，将塘水排干了。腊月初五那天，大宅院失火，扑救缺水。起火点恰在大宅西面，西北风正大，半个小时内大火笼罩整个宅院。两个小时，这幢凝聚着十世先祖半生心血的巨大建筑完成了它的涅槃。

荷花地大宅被大火焚毁不是天台的第一座四合院，也不是最后一座。那个年代，乡村间有不少这种木结构宅子，祝融之灾似乎是它们的宿命，小时候时常会见到远近村庄的熊熊大火，消防车在公路上由远而近驰骋而过。如今，西乡还保存着这样格局的房子只有长洋村、张思村和街头的埠头街等等，已经寥寥无几。

大火之后，荷花地各家造了新房子，一排排黑瓦白墙，各归各的，大家都散开了。再没有门对门、户对户，挨在一块的大家庭氛围。

诗天台

◇厉盈莹

瓦罐

旧衣巷转角的四合院墙
一把分开了五十米外的闹市
随意生长的小草与石子一起
独享着今日的微风

穿风的堂里，水已积了多日
瓦罐习以为常
是酸是咸从来懒得计较
阳光却不愿多走
一半留在屋檐，一半挂到水面

在九尺旁的榕树种下之前
没有人好奇三个月的旱热也没能让它干涸
麻雀偶尔来水面找些吃食
马上又恢复平静

半罐是透亮，柔和的灯火穿不透长久的浑浊
半罐是暗沉，褪色的木梁摊开了百年的琐事

从牙牙学语到抱孙说笑
院子的主人正计划着换个新器具
新来的瓦罐往外挪了挪
似乎十分不喜欢老伙计身上的青苔味。

归途

深灰的云层毫不谦让
在两山之间

向下推攘
回家的车子开得过快
将远山云雾撞出个缺口
西瓜粉的霞
招呼着困倦的神经
被迫露出真容

我愣了一秒
牵扯进一个不知名的世外桃源。

高明寺入梦

徒步青苔石阶
莲花的刻纹一路领到寺里
泛着水雾的翠竹，
与钟声烛香一同，将思绪哄睡
佛祖离开莲座
也许忘了那段经文
背向莲池的鲤鱼
漫无目的，到处行走

要有多少荒诞才能长醉，
要有多少虔诚才能忘却，
生老病死，又怎不是另一番风调雨顺？
双手合十，拜下
我和你
大于人间，小于命运
这一场信徒灼热的想象
随落地佛珠破碎了个完全
入梦的我，
注定离开。



陈翥 摄

思故人

◇陈泽民

我的老校长



陈翥 摄

不久前，家住桥南的女儿告诉我，她从邻居家获悉，许万里先生走了，享年 102 岁！我感到很遗憾，一直以来想找个机会去老校长家拜望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但是想想许老校长是百岁高龄，安详离世，又替他的长寿和圆满人生感到欣慰！

抗战期间，在天台杰出乡贤、“五四”运动先驱陈民先生与其夫人阎振玉的努力下，上海私立育青中学迁移至天台。几年后，育青中学设立了平镇分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除了天台，周边新昌、嵊县、三门、临海、仙居、黄岩等地的学生也慕名过来求学。

我于 1951 年考入天台育青中学（总部）求学。当时校址设在小北门曹氏宗祠（即人民医院）。总部面积不大，宗祠门槛很高，第一学期我在宗祠就读，后又搬到后司街信行寺和八佛庵。当时的学校主委（主任委员即校长）就是许万里先生。

许万里校长，精神抖擞，普通身材，脚步轻快，说话慢条斯理，和蔼可亲，深受学生爱戴。他出生在城里一户杂货商家，其父许吉波是新中国成立前县前街“宝昌南北货店”创办人之一，因诚信经营，名扬天台城乡。许校长年轻时，在本县多所学校当过老师。解放初期开始，他前后担任过育青中学、县第一初级中学、赤城中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急需培养和造就各类建设人才。育青中学相继建立了青年团、学生会和基层教育工会。建立助学金，减免费制度，调动了贫困农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我来自山区，因家庭经济困难，也申请了助学金，靠助学金读完初中，后来读了天台师范。

那时，办学条件很艰苦。在许万里校长号召下，师生自己动手，利用课余时间，在北门城墙上种蔬菜，解决蔬菜不足问题。后来挖掉北门到现在酒厂桥头 200 余米长的城墙，平整了城墙外边的坟地荒滩，建起了占地 10 多亩的操场，建起了平房，并砌起了 100 多米长的围墙。学校的教学成绩突出，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多次受到省、地、县文教部门和团县委的表扬。1951 年到 1953 年，育青中学的规模发展到 26 个班，学生数达到 1250 人。这是育青中学建校以来的鼎盛时期，是育青中学解放后迎来的春天。1953 年秋，

高中部并入天中。1956 年，育青中学由私立改为公办，校本部更名为天台第一初级中学。

我入学不久，因为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加上字写得还不错，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兼学习委员，受到许校长和其他老师的关爱和表扬。那时学校大门口有一块“育青黑板报”，我在许校长鼓励下，在学生会主席帮助下，独自揽下了出黑板报的任务。新中国的巨变、革命建设的理论、文史知识，包括师生的文章，都被我工工整整地抄在黑板报上。很多年过去了，有一次，一起参加我们同学会的许老校长还记得我当初出黑板报的情景，他跟我说：“泽民，你当年的黑板报出得很漂亮，逢下雨天，戴着一顶草帽子，你也照出不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最难忘的在毕业典礼上，许校长亲手给我颁发了 10 元奖学金和书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支金星钢笔，一本硬面笔记本，作为奖励。我把它们放在家里的那个小木匣里，珍藏了好多年。老校长的鼓励，也一直激励着我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默默工作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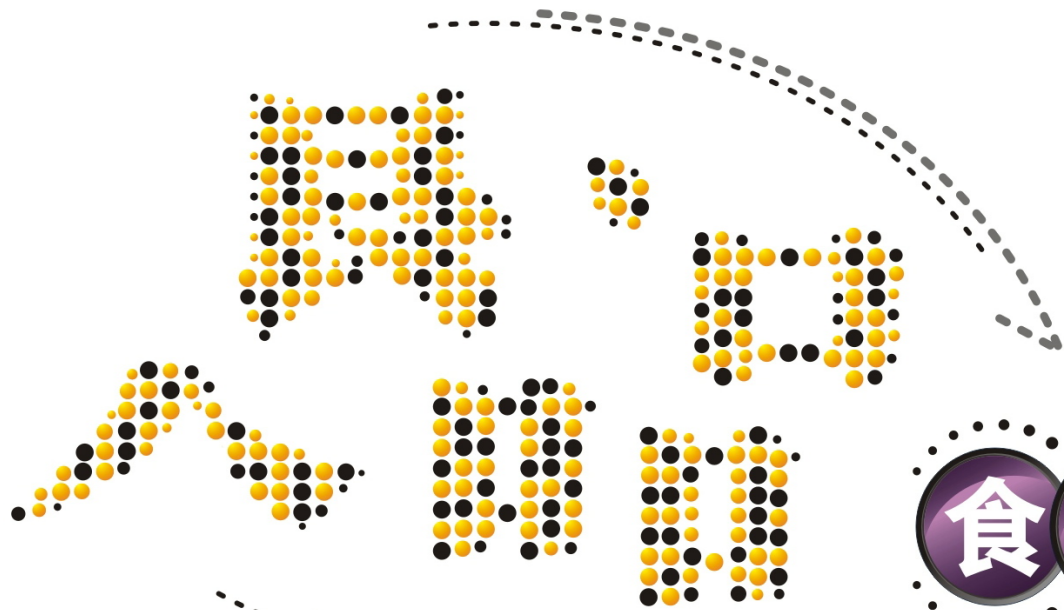
我后来了解到，许老校长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老伴贤惠善良，育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妻子和儿子不幸相继亡故。

许老校长强忍着悲痛的心情，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养生保健上来。他很乐观，也很健谈。不健忘，不糊涂。晚年的他喜欢骑自行车去城乡各地，看同事、访学生，并与大家聊聊天。在女儿担心和反对下，许校长后来改为步行，平时坚持手持拐杖走访老同事和历届学生。而这些历届学生家里的小辈们，在长辈的介绍下，很多都认识这位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他是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老师。大家纷纷称赞这位老先生真是“了不起”。我二舅范先府也是许老先生的学生。二舅在世时，和许校长经常有走动。许校长也曾来过我女儿家。

2018 年 12 月 12 日，平桥中学（育青中学平镇部）举办 80 周年校庆，98 岁高龄、鹤发童颜的许老校长还在子女陪同下出席典礼，给很多老校友留下难忘的记忆。

如今许老校长已驾鹤西游，和我一样，他的天南地北的“桃李”都很怀念他。

安全之食品篇



笔画可以重新组合安全呢

